



嫁 日

JIA RI

李金桃◎著

《嫁日》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1部，小说大多以河北坝上农村为背景，展示了贫困地区人们不同的人生历程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李金桃◎著

2012.9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5403-1000-1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李金桃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嫁日》(JIA RI)

李金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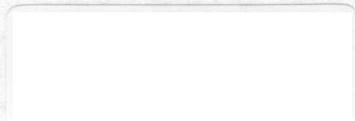


嫁 日

JIA RI

李金桃◎著

《嫁日》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1部，小说大多以河北坝上农村为背景，展示了贫困地区人们不同的人生历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嫁日 / 李金桃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1001 - 0

I. ①嫁…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123 号

嫁 日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李金桃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1001 - 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你从哪里来·····	1
爱意充盈的乡野·····	38
手足·····	67
黄旋风·····	96
喜葬·····	131
让我帮你锁好门·····	145
嫁日·····	158
得道·····	168
喝酒·····	181
跋·····	197

你从哪里来

一

齐村不大，放在辽阔的坝上草原，尤其显得小。石头房、石头墙，36户人家，像36块大石头，聚在南山坡背风处，太阳一出来，就被暖烘烘照着。

齐村离最近的张家口市620里地，离内蒙古正镶白旗120里地。五年前的齐村跟现在的齐村一个样，十年前的齐村跟现在的齐村也一个样，景没变，人没变，唯一变的是，村里多了十户人家，也少了很多老人。

现在，城里的钱好挣，人们都去打工了，就连有些腿脚灵便的老头子也去了，有在县城看大门的，有在市里钉鞋、收破烂的，还有扫大街的。村里，就剩下几个眼瞎的、腿瘸的、瘫在炕上起不来的，还有几个老太太领着自家的小孙子过日子。

但是，留守的这几个老太太，照样把36户人家的日子过得风声水起。谁家孙子该过生日了，谁家媳妇要回来生孩子，谁家祖坟长草了，谁家房子漏雨了，她们都一清二楚。过生日的，全村能走能窜的，都会去凑热闹，也不随什么礼，他家一盆饺子，你家一份菜，凑够一桌子，大伙就一块乐呵。谁家媳妇要从城里回家坐月子，早有人把她家的门开

了，炕烧热了，被褥晒了，碗筷洗涮干净了。大肚子媳妇从城里回来，就像出了一次外，一点不觉得家里冷清。尤其是过年，留在村里的，就会把没回村过年的人家也贴上对联。齐村人贴对联，不只在大门口贴，房子的空白处都要贴上。各家各户院儿里红彤彤一片，给村里平添了许多热闹。

齐村虽穷，但从没出过大贼，更没有被判刑的人。以前，齐村36户人家，没有一户门上挂锁的，出门时，他们把门挂住，是怕猪狗进屋祸害。这几年，出外的人把家口也带走了，这才有人家锁了门。人走了，钥匙却留给了左邻右舍，带不走的被子、粮食、衣服，该晒的要托邻居晒，该卖的就托邻居卖。一家人过日子，难免有碗筷磕碰的时候，街坊邻居相处也一样，但是，邻居间即使红个脸，隔一夜，太阳一出来就没事了。据说，最先落户在齐村的是几个弟兄，弟兄间闹意见，长辈长兄会坐在炕上，谁对、谁不对都摆在桌面上。一摆上桌面，明事暗事，谁是谁非，就会一目了然。错的一方道个歉，对的一方不记嫌，日子过得乐融融的。这个习惯延续了下来，齐村36户人家就有了弟兄般的情意。

齐村虽小，却是外出打工人的念想。在城里活不下去的、活得累的、得了病久治不好等死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回齐村。

金麦早就想回村了，可她不敢回来。在齐村，岁数大的人掌握着规矩，掌握着公道和正义。谁家做了偷鸡摸狗的事；谁家做了伤风败俗的事；谁家做了对不住祖先的事；谁家有个不尽人意、遭人唾骂的举动，总会有几个老人盘腿坐在他家炕上，教育子孙一样教育他们。金麦不是怕她们教育，她是怕她们不理她，唾弃她。

那晚，在玉城火车站南广场，她盘算着咋样活下去，算来算去，摆在她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她正抱着脑袋哭，走过来一个人，来人站在她跟前说：“起来，起来，我想回齐村看看娘爹，你把我送到火车上。”她说：“齐村不通火车啊，回齐村得坐火车再倒汽车。”那人就说：“那你快起，把我送回去。”她说：“我不能送你，我还找我奶奶和

银麦呢。”话还没说完，就见那人伸出一个煞白的拳头打过来，落在了她受伤的左眼上。她捂了眼看那人远去的背影，却看到了爹的样子。一惊，她醒了。这才想起火葬场里还放着爹的骨灰。

活也好，死也罢，她得先让爹入土。这样，她就回来了。

金麦围着自家院子转悠，一圈，一圈，转累了，就一屁股坐在了门口的石头上。坐了一阵儿，感觉有点凉，就把围巾垫在了石头上。石头是自家的院墙坍塌下来的，半圆形的大石头扣了个正着。

几个孩子来来回回地跑。见了她，不喊阿姨不喊姐，只喊唉。“唉，你是谁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喊完，就跑了。都没到上学年龄，没人教他们对陌生人的礼貌称呼。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跟着奶奶长大，除了邻居家二婶，房前邻居三姑，房后邻居大娘。对其他大人的称呼，只跟着大人叫：兰子妈、三惠爹、大宝二姨……

一个四五岁的小小子跑过来，喊：“唉，你来这儿做啥呢？你是从哪里来的？”喊罢，捂着嘴又跑开了，因为羞涩，他跑成了一顺，左腿始终在前面铲着地面。后面，两个小丫头一个小小子也捂起嘴跟着跑。

他们躲到石头墙后，捉迷藏似的伸出小脑袋看。

孩子们问她从哪里来，她没法回答。能告诉他们从哪里来吗？不能。齐村人要知道她从哪里来，没人会正眼瞅她，再知道爹是咋死的，更不会帮她安葬。她想，等安葬了爹，再告诉他们，到时候，他们要唾弃的也许是她的尸体。

金麦看了眼身边的包，那里装着爹的骨灰盒。此刻，说不定爹的魂儿就坐在某块石头上看着自己。也说不定，就坐在自己身旁。这样想时，金麦摸了摸包，又摸了摸石头，石头冰凉凉的，跟爹死后的脸蛋一样。爹死后，脸上沾满了泥，给爹清洗时，她摸了摸爹的脸蛋，爹平时粗糙的脸，死后很光滑。她把自己屁股下的围巾抽出来放在了包下。

眼下，她不能告诉齐村人她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就这么，眼含泪，默默地坐着。秋后的太阳照在身上，像件小棉袄，让她感觉到了一点温暖。

那位小小子又跑过来，这次离她近了点，又喊：“唉，你做啥呢？”说罢，不跑，愣愣地看她。她招手让他过来，他却转身跑开了，石头墙后传来一阵笑声。

她想让他们从自家院里跑出来，她把自己想像成那位扎小辫儿的丫头，把小小子当成跟自己一起玩大的二愣，她想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或者是，看到银麦小时候。

银麦是爹去天津玉城打工带回来的，在一个花格小褥子里包着，闭着眼吮自己的大拇指，饿了，就哭，哭得很没底气，好像随时能背过气。奶奶在她大拇指上抹点红糖，她又含着吮，大拇指吮得通红。

娘埋在西山洼里，爹跟谁生的银麦，金麦不知道。她只知道银麦也没娘了，也只有奶奶，和她共有一个奶奶。半夜，奶奶和爹还在聊天。奶奶头发耷着，影子打在墙上，像蹲坐着的黑熊。奶奶问孩子跟谁生的，爹起先不说话，问急了，回答说跟女人。奶奶说，咋不娶回来？爹说人家有家。奶奶说，你祸害别人的家庭，你是想让齐村的老人唾脸了，真是造孽，造孽呀。爹说，您就别叨叨了，想法儿给她弄点吃的。

银麦哭了一夜，奶奶在怀里抱了一夜。天不亮，奶奶就抱着银麦去了村东喜子家，喜子媳妇刚生了儿子，奶奶去给银麦讨奶吃了。后来，爹牵回一只山羊，它成了银麦的奶妈。

没等齐村老人们上门教育，爹就急着要走。奶奶说：“出去别再乱来了，不行就娶进家来，别再抱回个小小子，那我就没法活了。”爹嗯了一声，甩给奶奶1000块钱，又留下一句话：“我安顿好那边就回来接她，超不过半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年，金麦13岁，奶奶56岁。金麦在镇里上过三年小学，早晨五点起，走10里地，晚上再走回来。金麦成绩一直不好，后来，干脆就不念了。

爹不爱银麦，但金麦爱。因为，爹不回来，看银麦不说，电话里，他也从不主动问银麦，甚至是，他都不想着给银麦取名字，只喊那女孩儿。银麦的名字是金麦取的，奶奶给金麦取的名儿是金麦穗，村里人叫着叫着就成了金麦。金麦就给妹妹取了银麦，奶奶说，银子没金子贵。

重。金麦就想跟妹妹换名字。奶奶说名字不能换，村里人叫惯了，换了，那不乱了？她就想，除了名字，以后，妹妹要什么她给什么，用自己的命抵妹妹的命，也行。

奶奶要操持家里家外，银麦就交给了金麦带。金麦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银麦。银麦会笑了，银麦会坐了，银麦会爬了。银麦学着发音了，吃饱了奶，她就开始练嗓子，一阵儿不歇地噢噢噢地喊。她喊，金麦和奶奶就笑。银麦满炕爬时，就能帮金麦干活了。金麦说：“去，给姐把笤帚取过来。”银麦真机灵，她不知怎么就认识了这些东西。金麦一喊，她就爬过去，抓起笤帚再爬过来。金麦别提多喜欢她了，抱起来就亲个没够。晚上睡觉，银麦滚进金麦被窝，尿一泡，也不翻身，只在梦里哼着哭。金麦把她移到干处，她止了哭，呼呼接着睡。金麦困啊，她困得顾不得抽出湿褥子，倒下便睡，再醒来，湿尿窝干透了。银麦半夜吃了奶，没一会又尿湿了，又哭，金麦再把她放在干处，自个儿又睡到了尿窝里。银麦小时候，金麦没睡过一个干被窝。金麦的一颗心都在银麦身上，她乐意。

半年后，爹没回来。金麦想爹，可怕爹回来。她怕爹回来接走银麦，她舍不得银麦。爹说安顿好那边就回来，那还不是收拾好那边的家就回来接银麦？到时候，爹又有一个家。她只能跟奶奶单过了。

银麦认人时，只找金麦。金麦个头比同龄人矮一截儿，13岁了，只炕沿高，金麦抱不住银麦，就站在炕沿边，让银麦骑在脖子上。在金麦脖子上，银麦拉过尿过还睡着过，银麦是在金麦脖子上长大的。银麦开始学说话了，手伸开让金麦抱。金麦说：“喊姐。喊姐姐就抱。”银麦只会发ma的音。她一想让金麦抱，就“妈妈、妈妈”地喃喃。

金麦说：“这傻孩子，不喊姐，咋喊妈？”

奶奶说：“孩子学说话，第一个发出的音多会儿也是妈。”

金麦就任银麦“妈妈妈妈”地喃喃。金麦太爱银麦了，把尿，擦屁股都是金麦的事，粑粑弄到手上，金麦笑着骂银麦擦屁股还乱动，有时候，还在她圆圆的小屁股嘬嘬亲两口。金麦不嫌银麦脏，亲起来，不分脚趾头和手指头，她都会含在嘴里。奶奶说，银麦好福气，找了个好

姐姐，妈也只当是这么个亲法了。

金麦亲银麦，奶奶更亲。奶奶亲起来就要咬银麦的手。银麦推奶奶的嘴，奶奶就问：“那你说你是奶奶的啥？”银麦就眨巴着眼睛看金麦，金麦悄悄说：“孙女。”银麦就说：“孙女。”奶奶说：“不对，到底是啥？”银麦又看金麦。金麦想起小时候奶奶也这样问过自己，就教银麦说：“是奶奶的亲疙瘩儿，宝疙瘩儿。”

这以后，奶奶再问，银麦就咬字不清地说：“我是奶奶的亲疙瘩儿，宝疙瘩儿。”银麦很聪明，话教一遍就记住了。

每天晚上，奶奶搂着银麦，都问一遍这个问题。银麦一回答，奶奶就笑得跟花似的。一句话，奶奶天天问，银麦天天答。奶奶不嫌烦，银麦不嫌烦，金麦也不嫌烦。奶奶一笑，她们就跟着笑。她们三人在一块，真好。好的谁也不想离开谁，谁也不让谁离开。

两年后，爹回来接银麦，金麦不让，奶奶也不让。爹话里话外的意思是，银麦娘不要银麦了，他要自己带银麦。爹粗手粗脚，哪能带好孩子？奶奶的意思是，他要接银麦，她和金麦就跟他走。奶奶说银麦跟了爹肯定受委屈。爹执意要带走，金麦就哭，白天哭，晚上哭，直哭得爹叹了口气走了为止。

这一走，爹再没回来过。中途，给奶奶寄来过5000块钱。

金麦去天津玉城县那年，银麦5岁半。金麦是18岁的大姑娘了。二愣娘瘫在炕上，二愣不能出去打工，有事没事，总爱到金麦家里转。还抽空帮奶奶干地里的活儿。他的意思金麦明白，奶奶也明白。只等机会捅开那层窗户纸。

金麦去玉城是给爹拆洗被褥和棉衣的。奶奶成天念叨，说爹的棉袄、被褥好多年没拆洗了，一点也不御寒了。二愣也劝她去，说家里收秋他可以帮奶奶干，还嘱咐她早去早回。她打电话问清了爹的地址就去了。

这一去，她再没回来。她去了没多久时间，爹就死在了大运河里。爹死了，她才知道，银麦是爹贩卖的孩子，没法儿出手，暂寄在老家了。爹的死也跟贩卖儿童有关。可是，后来，银麦和奶奶走失，却是自

己没有想到的。

“唉，别哭了，给你。”金麦抬头，见扎小辫儿的丫头站在跟前儿，手里捧着一块糖——马大姐大喜酥糖。红红的糖纸揉得皱皱巴巴，糖化了，糖纸上的黄字洇着一片黑。

金麦抬起头，小女孩儿双手捧着糖，胆怯地看着她。

“你吃吧，我跟喜柱说好了，我们不分着吃了。”小丫头冲墙头那头扬了扬头。小小从墙头后跑出来，说：“对，我不分了，你吃了吧，这是她姑的喜糖。”

银麦也这样，她一不高兴，就用藏了很久的糖讨好她。看着小丫头，金麦想起银麦，眼泪噗籁籁地往下落。显然，小丫头吓着了，她把糖扔在金麦怀里，撒腿就跑。小小也跟着跑，墙后的两个也跟着跑，立刻，小孩子们没了踪影。

自家的两间半房已经换成了小二层楼。不，是二层楼的空架子。奶奶最后一次打电话说，她收了房钱就领着银麦到城里找她，奶奶说房子卖给了村东高旺家。高旺领着三个儿子在北京一建筑队当小工，学会了盖楼房，要在村里盖。奶奶说，将来，咱家的地盘是村里第一座楼房。奶奶电话里还说，咱家房卖了2000块，房子年长没修，卖这个价儿也值了。

看来，这几年，想在村里盖楼房的高旺父子们，只在村里搭起了二层楼的几堵墙。几根简单的、类似城里钢筋似的铁棍从二楼墙缝里伸出头，迎接着风吹雨淋。

两间半平房虽然不在了，但最起码，院子还在。可是，银麦去哪儿了？奶奶又去哪儿了？

正想着，就见几个孩子簇拥着一位老太太走过来，老太太手里捏着一把老牌，边走边说：“小崽子们，我刚摸了一把好牌，看看，毛驴、老千、九棍子，又是一副“响”，啊呀，起手就等口……”

抬头，老太太看见了金麦。她看半天，啊了一声。又弯了腰，低下头又瞅，又啊了一声。最后，她喊道：你不是那个、那个、那个乔嫂子

的孙女金麦吗？”

金麦认出来了，老太太是邻居二嫂的婆婆。金麦如同见到亲人似的，她激动，甚至，浑身颤抖。可是，她却想逃。

二嫂的婆婆手很巧，画啥像啥。村里人纳鞋垫画样子找她，剪窗花找她画，绣花的样子也是她画。她是南方人，说起话来，南方话一阵儿，北方话一阵儿。那时候，她就是个老太太，现在，更老了，腰比以前驼得更厉害了。

论辈分，金麦该喊奶奶。

突然见到金麦，老太太惊住了，她张着嘴，似乎在找一句合适的话打招呼。

一愣神，老太太手里捏着的、蒲扇一样的老牌哗一下撒了。有几张，被风吹出去很远。老太太笑着喊：“小崽子们，快速回来呀。”

几个孩子抓蝴蝶似地捕那几张牌，他撞你，你撞她，跑得东倒西歪。这一下，老太太掩饰住了惊慌，她哈哈大笑半天，眼泪都笑出来了。

老太太一把抓住那个小小子，说：“这是你金麦姑，喊金麦姑。”

几个孩子一齐喊：“金麦姑。”

老太太在稍大的小姑娘头上摸了一把说：“她爹和你爹称兄道弟，你得喊姐。”几个孩子就乱喊开了，有喊姐的，有喊姑的。她们认不得金麦，金麦也认不得他们。出去这些年，她不知道，他们是谁生的孩子。

老太太笑得呵呵的，她怜爱地摸摸孩子们的头，说：“一帮傻崽子。”然后，一把拉起了金麦。说：“这傻孩子，到家了不进，咋在石头上坐着，瞅瞅这手，冰凉。”老太太把金麦的手攥在干瘦的手里，捂着，摸着。

老太太这么热心，金麦想，村里人肯定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在玉城干过什么。也是，玉城离这儿多远啊，也没有齐村人在那里打工，她的消息咋能传回村里？金麦的心松宽了些。她看了眼腿边的提包，犹豫着该不该进去。她看着老太太浑浊的眼睛，说：奶奶，我把这包不行放

那、那楼上。说着，她冲自家院子里的小二层楼扬了扬头。

老太太不解，说：“咋放了那儿？咋不拎家去？”

金麦只好说：“这里是、是我爹……”

“噢，是大侄子啊，是大侄子回来了啊。”边说，她边拎起了包，“回来就来家，咋还放在那空壳里。”

还没等金麦反应过来，老太太早抱着包走了。

老太太边走边说：“这年头，有几个想回村儿的，好容易回来了，就进家。”这话老太太是冲金麦说的。紧接着，老太太就低了头，跟手里的包说：“大侄子，多少年没回来了呀，村里人说起你，就跟叨古（讲故事）似的。回来就进我家啊，家里没人了，就剩我这个棺材瓢子了，还瞎讲究啥，不讲究了。你和我，也就隔着、隔着这么一点距离了。”老太太边说边抹起了眼泪。

老太太一进家，炕上的三位老太太就叨叨：“孩子们拉你认个人儿，你倒好，悠闲得转悠去了，是不是牌不好，不想……”待看见金麦，三人同时从炕上站了起来，站在炕上的三个老太太并没觉得有多高。

金麦认出来了，三位老太太分别是，子兴奶奶，二蛋姥姥，娟儿妈。

二嫂的婆婆扬了扬手里的包说，“这是咱大侄儿，金麦领回来入祖坟的。”

“放炕头，金麦爹爱热炕头，炕头热。”装父亲骨灰盒的包，被端端正正放在了炕头上。看来，齐村人根本不知道爹咋死的，要是知道，能这么敬爹？齐村人对恶人可是往死里恨的。他们不知道爹是咋死的，就不知道她这几年的情况，因为，她的去向和爹的死是连着的，这样一想，金麦咚咚乱跳的心回到了肚里。

二

几个老太太管二嫂的婆婆叫“温老太”。子兴奶奶说：“温老太，

赶快，赶快给孩子弄吃的？”边说边下了地，鞋还没穿上，又问金麦：“孩子，想吃啥？，你说，想吃啥？”好像是，这是她家，这顿饭也是她做。

金麦说，“我想找几个人，帮我把爹埋进祖坟里。”

二蛋姥姥说：“急啥？先让你爹暖暖身子，你先填饱肚子。再个说，也不能时不时、晌不晌地就埋了你爹，咋也得看个日子。”

温老太说：“先吃饭，先吃饭。”说着就舀了半碗水倒在了脸盆里，水刚把脸盆底淹住，她沾着水洗手，脸盆被银戒指碰得叮当响。金麦知道，老太太挑水困难，只能省着用。

娟儿妈一直盯着金麦，她慢腾腾下了地，脚踩在地上，不找鞋，眼光还停在金麦脸上，她的慢让金麦发慌。终于，她说话了：“金麦，你、你出来了？”

金麦打了个冷噤。看来，她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了。

温老太狠狠地拍了娟儿妈一把，说：“从哪儿出来了？从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想了半天，说：“传销，对，传销。你这人真是，还不出来，莫非还住在那个做坏事的组织里？”

其他几个都瞪着娟儿妈，二蛋姥姥推着她说：“快回去吧，小灵玉早饿了。”然后，她推着那位小丫头说：“快去，让你姥姥回家做饭去。”

看来，小丫头是娟儿的孩子。

温老太说：“金麦，你上炕头暖和暖和，秋凉了，瞅瞅，穿多大点儿衣裳。快、快。”她边说，边往炕上推金麦。

听温老太的口气，村里人并不真正知道她这几年去了哪里，金麦羞红的脸在慢慢消退。

子兴奶奶接过话说：“先问问孩子想吃啥？给孩子做顺口饭，多少年了没吃过顺口饭了！”说着，自顾自抹起了眼泪。

金麦的心就一揪。“莫非村里人知道自个儿去了哪里？要不，咋知道她没吃过顺口饭？”

温老太看金麦一眼，赶紧说：“咋不是，孩子出门在外，有几个吃

过顺口饭？要不，都把家口带走？你当他们是想老婆孩子了？还不是想那口顺口饭？”调头又问金麦：“想吃啥跟奶奶说，啊，在咱自个儿家，想吃啥奶就给做啥。像水水妈，对，你二嫂，人还没回来，饭就在电话里点好了，莜面饺子还要两样，一个是玻璃饺子包肉，一个是纯莜面包山药条、韭菜。他们一年回来那么几天，奶奶没给他们做过重样饭！快跟奶说，吃莜面饺子，还是烙白面饼？”说着，还在金麦头上摸了一把，像刚才摸娟儿的孩子似的。

金麦眼睛就潮了，顺口说了一句：“回家真好。”说罢，想起了失踪的奶奶和银麦，想起了卖给高旺家的房子，想起坍塌的院墙。金麦的泪就流了下来，这一流，就没止住。一屋子老太太跟着哭。温老太哭着烙白面饼，其他老太太哭着走了。

金麦哭着睡着了，她太困了，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

待睁开眼，只见温老太坐在自己头跟前，眼睛温和地盯着自己，手正一下一下捋自己的头发。炕上铺着一块方方正正的方格油布，上面放着一个盖着草垫子的小铝盆，里边放着的是白面烙饼。两个扣着碗的盘子里，一个是炒土豆丝，一个是炒鸡蛋。三只空碗上整齐地摆着筷子，一只碗放在爹的骨灰盒前面。

两人刚端起碗，就听木门吱呀一声。子兴奶奶人还没进屋，声音就进来了：“温老太，你个挨刀的，鸡进了菜园也不管，你瞅瞅，把几棵秋白菜摊了个遍。”她把一块石头扔进了菜园，几只鸡噗噜噜耷着翅膀叫。

“你个老没样儿，活到这把年纪，也就能干这么点活儿了，撵个鸡还屈了你？”温老太笑着喝道。

子兴奶奶一挑纱门帘进来，手里端着一大碗。离老远，就伸胳膊把碗递了过来。“金麦，奶奶给你做了莜面饺子。”又盯着温老太问：“二蛋姥姥还没来？她说给金麦搓莜面去，看看，就是慢，出牌慢，说话慢，做个饭也这么慢。”

她的话还没落地，就听二蛋姥姥在外面喊：“温老太，别让金麦吃饱，我给她搓了莜面细鱼鱼，还炖了肉汤。”

人还没进来，肉香味儿就飘了进来。金麦的泪又流了下来，她含着泪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在了爹的碗里，子兴奶奶把一个莜面饺子也放了进去。

二蛋姥姥和子兴奶奶上了炕，盘腿坐在后炕，看着两人吃饭。温老太疑惑地说：“两个棺材瓢子，不回去吃饭咋上了炕？等死呀？”

子兴奶奶说：“吃过了，边走边吃的。你不见一大碗饺子少了个豁？”

二蛋姥姥说：“我也吃过了，先给二蛋那个小狼崽蒸了一笼屉，我跟着吃了，这是第二笼屉。”

二蛋姥姥说：“你们快吃，吃了咱再挂两把。”

子兴奶奶说：“不挂胡了，老牌金麦肯定不会，108将，她连李逵是毛驴还是老千也分不清。要耍咱就打几把麻将。这个，年青人都会。”

温老太嘿嘿笑着说：“合着你们是商量好了的。”

子兴奶奶说：“天老长老长的，不要两把，一歪头又睡了，到了夜里，又得醒好几遭。也给金麦解解闷儿。”

温老太就瞪她一眼，说：“金麦有啥闷要解的？净瞎说！你想要就说你想要。”说罢，悄悄地瞄了金麦一眼。金麦佯装没看着，但她心里敲起了鼓：看来，村里人知道她这几年在哪儿呆着了，要不知道她心里闷？她把一口饭送进嘴里，低头看身边的包。

子兴奶奶说：“噢，忘了跟你说，金麦，我回去翻了黄历，后天早晨咱就埋你爹去。你爹也没个男孩，时辰咱就别看了，你家祖坟远，天不亮走，等走到也不早了。”

金麦问：“还没找人挖墓呢。”

二蛋姥姥说：“这不用你操心，我让二蛋找东头刘瞎子去了，别看他眼瞎，他对谁家祖坟在哪儿，清楚着呢，清明那天，他摸着给好几家祖坟烧过纸，对了，他还跟我说，你爷爷坟头塌了个大坑儿，他给添了土。他说，村里还有人嘛，有人，就不能让入了土的人淋了雨。你家，这几年也没人回来上坟，就那么……”

她还要说，被温老太的眼神堵了回去。

子兴奶奶好像被咽进去的半截儿话卡住似的，她倒吸了口气。随后，唠家常似的说：“我出来时把面肥泡上了，晚上发点面。金麦，明天跟你爹去奶奶家，奶奶给炸油饼。”说着，看了眼金麦身边的包。

温老太说：“这两天，就让金麦爹在我这儿吧。在我们陕南，人死了就埋在自家门口，死人和活人一样对待。不像咱这儿，讲究多，你们家都有孙子外孙，孩子爹妈出外打工，咱给人把孩子带结实了，回头有个头疼脑热，省得瞎猜。虽说金麦爹不会作怪，那也不能让四五岁的孩子心生怕的念头。金麦，奶这么说你不见外吧？”

金麦说：“温奶奶，我不想就这么、就这么放着我爹，我想吃了饭就把他埋了。都说人死了入土为安，我爹在外地搁了好几年，我心里……”说着，又哽咽了。

子兴奶奶探过手，摸了摸金麦的头，说：“行，别难过，奶听你的。什么日子不日子，金麦回来就是让他爹入土的，你爹只生了闺女，不讲究了，你说埋咱就埋。”

二蛋姥姥说：“那也得把坑挖好了，一米多深的坑，你能挖还是我能挖？行，这样吧，我去说给刘瞎子，让他连夜把坑挖好，明儿一早就去埋。”说着，就下地找鞋。

晚上，村里能走能动的都来看金麦，孩子们跑出跑进，温老太过年似的热闹。一般，谁家有人从城里回来，一村人都要来看，他们争着问你在城里经见的人和事。让金麦感觉奇怪的是，没一位老人问起她这几年的生活。更让金麦奇怪的是，这些跟奶奶一起常唠家常的老太太，没一个人提起奶奶和金麦。

在老人堆儿里，娟儿妈最年轻，她刚问了一句：“金麦，你这几年……”话没说完，就被二蛋姥姥截走了话题。待二蛋姥姥说完，娟儿妈又问：“金麦，你这几年到底在哪儿？成家没？你跟娟儿一般大，娟儿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金麦脑子里一片空白，感觉呼吸都不顺畅了，一急，脸刷一下变了。